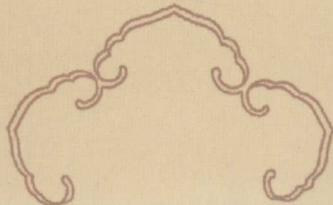


十步蓮花



郭严隶 著

廣東省出版集團
花城出版社



十步蓮花

郭严隶 著

廣東省出版集團
花城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十步莲花 / 郭严隶著. — 广州: 花城出版社, 2009. 3
ISBN 978-7-5360-5503-2

I. 十… II. 郭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150671 号

责任编辑: 温文认

技术编辑: 易 平

封面设计: 林绵华

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广州市官侨彩印有限公司

(广州市番禺区石楼)

开 本 889×1194 (毫米) 32 开

印 张 5.875 1 插页

字 数 120,000 字

版 次 2009 年 3 月第 1 版 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1—5,000 册

定 价 16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购书热线: 020—37604658 37602819

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: <http://www.fcph.com.cn>

目 录

上部·····	001
中部·····	065
下部·····	131
后记·····	183

上部

1

夜色蝙蝠样穿透玻璃窗飞进来，扑落在李高老师的脸上，使他的面目立刻模糊了。我是装做挠后背抬起头来朝前面的讲台上飞快掠一眼，而看见这情景的。这使我陡然惊住，定格成手伸进后衣领里的姿势，愣愣看了李高老师好半天。他整个模糊了，眼睛和鼻子嘴巴全不见，他成了个混作一团的物体。这是不吉利的，听老人们说，这是一个人快要消失了的征兆。一个人，要是你突然看见他的脸成了画布上一堆混淆不清的颜料，或是你看他正走着走着，忽然像是两条腿打起拖儿来，那他就是要消失了。这样的念头令我心头一酸，我于是知道自己内心深处其实是喜欢李高老师的。

不会，李高老师不会很快消失的！他最多也就四十岁吧？恰是那所谓男人刚刚开花儿的时节，哪里就会消失呢？一切都是时间造成的，是因为时间太晚了的缘故。我在心里对自己说，是夜色造成的。

为了印证这想法，我转过身去看坐在教室中间的冯雷，和冯雷那边，挨近窗子的孟文妹，想知道他们是不是也都不同寻常地模糊了。我看见的却是截然不同的情形，他们个个清晰。孟文妹的头发上甚至还像是微微发出光来，俨然什么油画里的那种圣母。我于是疑惑了。但我很快找到原因，是月光照耀了他们。月光从前面两栋



教室中间的空隙射进来，穿过我们教室的窗子，照耀在他们身上。照耀他们的是同一缕月光。这使我心头微微有些不舒服。我睁眼细瞧。孟文妹是垂着头，可冯雷却分明也已将头抬了起来，他朝孟文妹那边看着，他显然已看入神了。显然是孟文妹头发上的月光吸引他并使他人神。这使我愈发地不舒服。我简直想都没想就忽地站起来朝教室前面走去。我径直走到教室门口旁边，举起手，用力扯了一下电灯拉线。屋子里顿时一片明亮。那缕心虚的月光贼一样倏地消失。

刹那间，所有人都将惊愕的目光投向我。其实只不过三双眼睛，就是刚刚提到的那三个人。他们的眼神儿使教室显得阔大空旷。

在这种情况下，李高老师竟仍能保持沉默，他可真行！但他用眼睛表达的质问同样具有威慑力。

他直直看着我。

我这才意识到自己行为的鲁莽，李高老师所以这样不拉灯，和我们一起长久地闷坐在黑屋子里，是为了省电。这谁都知道。可是我，我……我的汗一下冒出来：是，李老师，我觉得你太模糊了……我，我想……我辞不达意，两眼惶惶，等待惩罚降临。却见李高老师倏地收回目光，匆匆收拾起讲桌上的东西来，三下两下收拾好，径自朝教室门外走去。他没有再朝我看一眼，也没有看冯雷和孟文妹。他没有说一句话。就像他这整个晚上的情形一样。但他的面容上并不见气恼，他从我身边走过时，我细细看了一眼，毫无怒意，竟像是很恬静呢。我纳闷起来，不由得掉头又去瞅冯雷和孟文妹，想了解他们心中的情形。我看见冯雷霍地从座位上立起，一脸终获赦免的欣然。而孟文妹，她仍旧坐在那里，只是将头抬起来了。她的肩微微抖动着，她的眼中闪着屈辱和愤怒。她的镇静被击垮了。她是被李高老师的沉默击垮了？我心中一刺，赶紧掉转目光，我怕看孟文妹受伤的模样。

李高老师重新出现在我的视野，是他的背影。一瞬间，我又惊

住，天呵！我看见了什么？李高老师的两条腿像是在打拖儿！我狠劲儿揉了揉眼睛，又看，没错，是在打拖儿。月光从东边照过来，他的影子斜斜印在地上，一跳一跳地，把他仿佛没有了骨头的，拖拖拉拉的双腿，衬得像是一截朝前阴险移动着的鬼柱。我周身的汗毛突兀竖立，想张开嘴，喊一句什么，却是不能够，我的嘴巴像是被什么粘住了，张不开，亦无法发声。我完全傻眼了，呆愣愣立在那儿，成了一截木桩。

其实李高老师是说过话的，在刚刚放学的时候。只不过他说得很简短。面对全班同学，他说：今天放学后还没有缴纳学杂费和校服费的同学留下来。就这么一句，语调很低抑。说完他就拉过椅子，在讲桌背后坐了下去。几乎是他的话音落下的同时，放学的铃声受惊一样爆响。他是在哗然大作的铃声中矮身而坐的。每次都是这样，只要是涉及到缴费之类事情，李高老师的声气一下就会抑下来，并且迅速陷进沉默，好像这使他一下由教师而变成了乞丐。

于是，教室里的学生立刻分做两类，一类是马上弹簧样立起，斜拎书包，脖子骄傲地朝后昂着，大摇大摆出门去；另一类则将头深深钩住，肩膀下缩，显出更矮的样子，仍旧坐在原处。

时间开始僵滞，滴答滴答，尖锐地呼啸着朝前爬。

李高老师的沉默像一大块黑布，将整个屋子严严实罩住，每一个角落都渐渐喘不过气来。

连平时最顽皮、最活泼的学生此刻也变成雕塑。

随着时间的蜗爬，情况慢慢发生变化。只见有的学生猛地站起身，慷慨赴死似的，咬着牙齿做出保证：一定会在一个星期以内将欠下的费缴齐！当然也有犹犹疑疑地立起，其声嚶嚶地做出保证的。他们甚至很详细地说出他们筹款的办法，他们说会去找他们开理发店的二姨，或在县城里当包工头子的三叔等等远亲近戚去借钱。有一位叫张金花的女同学不好意思地告诉李高老师，说她家西院邻居去年借了她家几百元钱，一直拖延着没还，本来不好意思

要，但现在得开口了。她说前天他看见那户人家在广州打工的女儿玉兰回来了，应该是有钱偿还了。

对待这样的学生，李高老师的回答只是迅速地、深深地看他们一眼，并不发一言。被看的学生也就读懂了李高老师的眼神儿，他们一把抓起书包逃也似的离去。

最终，教室里只剩下了三个学生：我，冯雷，孟文妹。

完全如我意料中的样子。

我于是安下心来，不再期待有变化发生。唉！不会再有变化了，我们三个是铁定了的！

看一看我们三个人的家庭情况，那就知道事情为什么是这样了。

先说冯雷，他现在基本上已是一个孤儿，寄住在他穷得出了名的二姑家里。他的妈妈是去年夏天死的，乃暴死，乃是他的爸爸将杀猪用的尖刀准确无误地插进了她的喉咙。不消说，他的爸爸立刻就进了大狱，虽说现在还尚未执行枪决，但那跟已执行了是毫无区别的。再说孟文妹，她的妈妈也死了，而且早就死了，是生她的时候难产而死。她可以说压根儿就没见过她的妈妈。她的爸爸虽说健在，而且人也很好，节俭宽厚，勤劳朴实，但可惜残废了，就在今年正月间，他在到田里送粪归来的路上，被一辆迎面开来的大卡车撞断了双腿。偏偏撞他的那卡车司机是县城里有名的赖皮。那赖皮只在开始时支付了很少一点儿医药费，就逃之夭夭，再见不到踪影。逼得她爸爸立刻到法院去起了诉。官司是眨眼间就打赢了的，奈何却没有用，找不到那烂司机，争取来的赔偿费有什么意义呢？根本就无法兑现！幸亏县医院在这件事情上发扬了人道主义精神，没有即刻沉下脸来把她爸爸扫地出门，而是仁慈地容他照旧住下来，一直呆到截肢的断腿确保无感染之虞的时候。但他们家却因此而欠下县医院一大笔债，一大笔呵！据说有七八千。据说一提起这件事，孟老爹的头发立刻就像东周时候那个很有名的人物一样，刷

刷地开始变白。

接下来就是我了。我的愁和孟文妹爸爸的愁虽然不一样，但程度却是相差不多。想一想吧，我原本一直都是镇长的儿子，在这镇立中学，我可以说基本上就是一个太子。不是么？在一个偏僻遥远如我们这样的塞北小镇上，镇长就是一个土皇帝。当然有人可能会抬出镇委书记来，但在那座小镇上，真正的实权掌握在镇长手里，镇委对镇政府是毫无办法的。

现在你就应该知道我已不再是镇长的儿子，王子变了平民。我老爸犯了事儿，和冯雷他爸爸一样被公安局给逮了起来。当然我老爸和冯雷的爸爸有着本质的不同，我老爸不过是挪用公款，而且他现在也不是蹲在大牢中，他是被关押在看守所里。

可就在半年前，我还是镇长的儿子呵。那时我多么风光！哪里会想到有朝一日，我也会因为缴不起学杂费而这样波在放学后留下来，完全跟冯雷和孟文妹他们一样。冯雷和孟文妹他们这样被留，内心里肯定也不是滋味儿，但他们的难受劲儿不管怎么说，都绝对不会超过我！因为他们一直就是平民，一直都在人前直不起腰来。不像我，曾经是那样的，那样的……唉！这世上还有什么比身世的落差感更残酷的感觉？

我老爸挪用的公款其实也不算多，就六万元。可它竟也让我们这样的镇长之家终归落到倾家荡产。老爸前脚被带走，人家后脚就来追缴。当然人家要追缴，那是人民的血汗钱呐。开始说是搜六万元的存款折，却哪里能搜得到呢？因为根本就没有。于是便开始抄，锅碗瓢盆，纸砚笔墨，统统变卖充公，最后在门上贴了大白的封条。我和我老妈只抱了两床铺盖出来。总算亲戚中有良心的多，凑钱帮我们租了间房子，送来一些乱七八糟的床椅桌凳之类，安顿我们有了一个暂时的栖身之所。老妈立刻就病倒了，她哪受过这个呵？她主要是觉得冤枉，老爸从来就不曾拿过那么大一笔钱回家。她不相信他真的贪污了那么大一笔公款。若他真的贪污了，那他把钱拿到哪儿去了呢？难道说他还另外有一个家不成？绝不可能！他

不是那种人！

每当老妈唠叨到这里，我就不再开腔了。对于她前面的一个观点，我举双手赞成。老爸的确未曾拿过六万大钱回家，若真拿了，是瞒不过我的，我从空气中都能闻出味道来。这就是在老爸一事上，我始终坚持使用“挪用”这个词儿而拒绝“贪污”二字的原因。但后面的一个问题，说实在的，我可不敢同样拍胸脯，因为我曾亲眼看到过老爸和一个……噫！算了，不说这件事。子不言父过。

老妈一开始只是偏头痛，后来样数就多起来，心脏病，肺气肿，肝硬化，像是肚子里所有器官都出了毛病。哪里来的钱治呢？亲朋好友处是借不到了，倒不是说他们都势利眼，见我们家倒了就开始集体对我们翻白眼，实在是他们也都没有钱。也真是奇怪，我们家的亲戚怎么都没有钱呢？我老爸这么多年的镇长真不知是怎么当的！没钱治，这病自然是日益嚣张，将老妈折磨得死去活来，幸亏老妈坚信老爸是冤枉的，坚信他总有一天会洗尽沉冤而重返家园。这坚定的信念成为她精神的支柱，使得病魔任凭怎样都不能彻底击垮她。我却没有这么乐观。于是我根本就不想再继续念书了，想出去打工，挣钱给老妈治病。只是因为老妈坚决不同意，甚至多次为此而哭出声来，我才耽延着至今没有将思想化为行动。

这就是我虽然被李高老师留了下来，仍旧有心思去侦察冯雷对孟文妹举动的原因。这烂书我早就不想念了，我还在乎什么荣辱？一个人，只要他什么都不在乎了，那他就绝不会被打垮了。这是我近大半年来悟出的道理。我就是靠了这珍贵道理撑过来的。不容易呵，童话中好像说王子变了青蛙，我倒挺羡慕的，怎么不把我也一下变做那青蛙呢？那会比做一个倒了台的贪官的儿子强得多！要知道，在眼下，人们最恨的就是贪官，说起来就咬牙切齿，恨不得喝了他们的血，扒了他们的皮！唉，这大半年，我都不知道自己是怎样熬过来的！想到这儿，我眼圈儿都红了。

是冯雷在我的胳膊上狠劲儿掐了一把，使我转回神儿来。你小子怎么了？咋跟魔住了似的？他这样问我。我终于能说出话来，急急指着外面叫道：你快看！你快看！你看李高老师他……我却像断电的机车样猛地停住，又一次愣在那里。外面一片虚无，早已没有了李高老师的影子，李高老师，他被黑暗吞噬了。而月光却像剪刀一样凌厉地剪过来，把黑暗撕出一道触目的口子。

这时，孟文妹无声地从身侧飘过。她瘦削的双肩像是仍旧微微抖动着。

走吧，回家！你的肚子难道还不饿么？冯雷在我后背使劲儿擂了一下，嗖一声跳出去，追赶孟文妹了。

2

到了校园外面，才发现月光是这样好！比水还静，比纱更柔。月亮并不是最圆，欠着那么浅浅的一块儿，却觉得比圆满了还好，它让人心里更添缱绻，更生柔情。

孟文妹像头倔强的小母牛，把脚下的砂石踩得嚓嚓响。她好像在暗中发了誓，坚决不与我和冯雷并行，若是我们的速度加快，那她就立刻慢下来。而若是我们慢下来，则她便一楞子冲到前面去，总之是要与我们保持一定的距离。

最后我们便知趣地放弃了和她同行的念头，主动与她拉开了她认为满意的距离。当然我们是让她走在我们的前面，这样我们就能很自然地起到保镖的作用。我是非常理解孟文妹的，让她和我们走在一起的确是太委屈她。她多么聪明呵！几乎所有的考试她都是第一，她是货真价实的尖子生，冯雷我俩儿的成绩加起来也远远不如她一个人的成绩好。原本她一直都是学习委员，只是因为欠费，她才沦落成了和我们一样的普通学生。

当然这并非事情的全部，我知道孟文妹不愿与我们同行还另有原因，那就是，尽管我们都从来没有说出口过，但她心里知道，我

们俩都喜欢她。

我们怎么可能不喜欢她呢？她学习那么出色，而她又是那么美丽！没见过孟文妹的人是不会知道她究竟美到什么程度的。那美呵，让人在许多时候怀疑她不是一个泥土做的真人。每当冥想之时，我就坚定地认为，她一定是历史上某位像成吉思汗一样的大漠之王的后裔，是一位骄傲妩媚的草原公主转世。当然，也可能像一些现代小说所写，她的爸爸并不是她的亲生父亲，而只是养父。她乃是在十几年前一个大雪飘飘的黄昏，由她在某大城市当明星的绝代佳人母亲，将她人不知鬼不觉送到我们这个天边外的小镇上来……

我相信任何一个人，只要见到了孟文妹，那就一准会立刻像我们一样地喜欢上她。对了，她还有一样好呢，就是唱歌。她只要把嗓子一亮大声地唱起来，那所有的人就都会一下子被迷住。连李高老师在听她的歌时，脸上的神情都会发生变化呢。

我们所以并不把自己内心的深情诉诸言语，并不完全是因为自卑，而是，我们知道，谁若率先说了出来，那他立刻就会成为整个班级乃至整个年级组，整个学校男人们同仇敌忾的对象。

然而，谁能料想到，在这个月光似柔情的夜晚，冯雷，这个杀猪匠的儿子，他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韪，将他心里的话说了出来！他痴痴望着前面山脚下的万丈寺，忽然满怀惆怅地叹息一声，说：“唉！你说！孟文妹她为什么那么狂热地喜欢读书呢？她读书为了什么？还不就是想考上大学，最终到城里去？可城里有什么好？……再说，她就是进去了又怎么样？最终还不是得出来？谁会一辈子都呆在那灰蒙蒙乱糟糟的破城市里？人们还不是都要告老还乡？从古到今都是！有时候有些人还是憋了一肚子气回来，被人家整回来，遣送回乡，押回原籍。有些人甚至都不能全身而退……”

瞧他这些乌七八糟的话，这都是些什么？！我一下来了气，从他刚一吐出“孟文妹”三个字，我的气就猛地堵住了脖子。我一言不发，当做压根儿没有听见这些鬼语。他却不知趣，像世界上所

有杀猪匠的儿子一样愚蠢而放肆地继续说下去。他说：你知道么？每次放学回来走到这里，我都在心里默默想，要是孟文妹也像我一样根本就不愿意念书多好！那样的话，我就到万丈寺旁边去修一座漂亮而坚固的房子——你知道，万丈寺旁边的那块田是我家的，我完全可以在上面修建房子。然后我就把她接过来，我们一起过日子。我种田，她养花儿……

我真想一拳抡过去，让这个杀猪匠的儿子鼻头开花儿。但我拼命克制住了。毕竟，我曾经是镇长的儿子，不能和他一般见识。

“我一定会让她幸福的！一定！我要让她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……”

他连自己都还养不活，竟觉得能给孟文妹幸福，真是恬不知耻！我知道他和我一样，早就不想念书了，他想去当兵，到军队里混饭吃。可他在军队里混到死也只不过是弄个肚儿圆而已，他难道还能发达不成？但我仍旧不做声，懒得搭理他！

我这样的死不开腔，按说他就该有所觉悟，闭上他那可恶的嘴了。偏他是个死猪脑壳儿，一点儿不懂事，一味地沉浸在自己的谰妄中，像是突然发了高烧一样。只听他继续说道：“我不会让她生孩子的，绝不会！生孩子太痛苦了，而且危险，我舍不得……”

“啪！”我的拳头砸在了他的脸上。这并非成心，完全是拳头自己冲了出去。等我发觉时，拳头和脸已经完成了亲密接触。

冯雷像我一样怔了一下，随之我们便扭到了一起，不论拳打还是脚踢，发势都非常狠，像是面对不共戴天的敌人。但并不吼叫，而且击中对方身体时尽量让它发出的是闷响，以免被前面的孟文妹听见。冯雷在打出一拳或踢出一脚时基本都配上一句话，比如：我知道你不服气，但你只能折磨自己！你不要有优越感，你老爸现在已经不再是镇长了，他和我老爸一样是阶下囚！等等。他说这些话时语调十分平静，一点儿不像是正在肉搏之中，光是从声音上判断，你会以为我们是在进行恳切的交谈。我依然是不说话，不管他说什么，我都不置一辞，他的话愈接近本质，我的拳脚愈狠。

有一会儿我的心里涌满悲哀。为什么在我老爸出事之前，不发生这种孟文妹在放学之后被留下的事儿呢？那时候常常被留下的只是我和冯雷之类的人，我们是因为学业上的事儿而被留下。孟文妹不会被学业上的事儿留下，永远不会！学校搬到月球上去都不会！只有这种缴钱的事情能够留下她。那时候若她被留下了，我可以在十分钟之内就让她高高兴兴地离去，我只消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跑到我老爸的镇政府去……

“你还是不要痴心妄想了！那根本就不是天意！要是老天有成全你，那为什么不在你老爸没犯事儿之前，让孟文妹她老爹遭祸？而且，为什么偏偏去年大旱了一年，今年连着又旱？……”

我正送出去的一拳停在了半空中，我惊住了，惊异于冯雷竟像我肚子里的蛔虫，知道我秘密进行的心事！惊异于他，他竟总是能一语破的，击中本质！是呀，一切都是因为天旱，天太早了！早的时间太久了！以至于所有的农家都变成穷人。一霎时，我觉得月光像是变成了易燃品，发出吱吱的细响，就要燃烧起来。

“还有，要是老天有成全你的意思，那它为什么不让你和我们一样是十六岁？而偏偏让你只有十五岁？我和孟文妹，我们不仅同岁，我们还是同一个月出生呢！”这样说着，冯雷一脚踹在我的屁股上，使我翘起了一下。

是呀，我只有十五岁，比班级里所有的同学都小一岁。这自然是因为我曾经是镇长的儿子的缘故。在这小镇上，大概只有镇长能够做到让自己的儿子不受学龄的限制。

“女大一，不是妻，你不知道这谚语么？”杀猪匠的儿子得意之极！他的腿刚收回去，拳头又送出来，显然他是打得兴发了。

他这一晚上所说的话中，顶数这一句对我的杀伤力最大！我顿时像一头受了伤的野兽，发出呼哧呼哧粗重的喘息。我敏捷地一躬腰，让他的拳头落空，然后凶狠朝前一扑，将他压在了身子底下。这回看他小子还怎么还手？好好地挨我一顿胖揍吧！我咬牙切齿挥起老拳就要雨点般兜头兜脑砸下去。恰在这时，只听前面传来孟文

妹清澈的一声喊：“嗨，你们两个在干什么？是跌倒了么？”

“呵，呵，是，是跌倒了，我们两个一起被一块石头给绊倒了……”冯雷赶紧答应，同时对我挤眉弄眼，试图让我快点儿放了他，好让他爬起来。他的眼光在月夜里一闪一闪，整个一个鬼眨眼。

我此刻内心的想法跟他的一模一样，所以我利索地一挺腰，从他身上翻下。一眨眼间，我们同时站了起来。

孟文妹站在那里等我们，这简直比吹响了冲锋号还管用，我们俩比赛似的朝她飞跑过去。

“你们俩想听歌么？我想唱一首歌。”孟文妹对我们说。一时间，冯雷和我大眼瞪小眼，对看起来。我们都疑心是自己听错了。谁不想听孟文妹唱歌呵？但哪里能轻易听得到呢？谁敢相信孟文妹会主动提出唱歌给我们听？

但我们终于还是迅速就明白过来，我们没有听错！我们于是激动地大声说：“想！想听！当然想听啦！”

“我唱《快乐老家》吧。”孟文妹羞涩地一低头。

“好！好！就《快乐老家》！”冯雷像一个天生的马屁精一样连连叫起好来，并且夸张地拍着手。

尽管觉得他下作得让人恶心，但我也还是说出了同样的话，我说：“好！就《快乐老家》！”

孟文妹清了清嗓子，稍稍酝酿一下情绪就开口唱起来：“跟我走吧，天亮就出发，梦一醒来，心不会害怕……”

谁要是没听到过孟文妹的歌声，那他一辈子就是白活！那么动听呵！根本就无法形容！像“此曲只应天上有”之类的句子在这里都显得太俗了！真的，配不上孟文妹。你看她站在那里，月光梦似的萦绕着她，她的人，她的歌，在这明月夜里，都像是从海波中袅袅升出来的，有一股子不可言喻的美。我直直看着她，我的心中一霎时温柔涌动，那温柔深得令我感到疼痛。我这样地看她一眼，那我就一辈子也不会再忘记了。

从她的歌声中，我听出来，她之所以这样一反常态主动唱歌给我们听，是因为她的心里太难受，太压抑了！她已经受不了啦，她是用这种方式疏散心中的憋闷。但这丝毫没有破坏我的兴致，因为痛苦的心情并没有影响她歌声的美呀，不仅没有，还更使它平添了一份干净的忧郁之魅力呢！可是我的脑际突兀掠过的一个念头，却使我一下子跌进了沮丧，那是一个秃鹫一样丑陋而奇怪的念头：太过完美的事物是不能长久的！我猛地一激灵！随即伸出手去想要抓住它，我要抓住它，这可恶的念头！我要扭断它阴险而邪恶的脖子！可惜我落了空，它像电那么快地就不见了，我连一片羽毛都没能捉到。我于是开始在心里恶狠狠地责骂起自己来：你小子今天这是怎么了？是中邪了吗？怎么全都是这类阴森森的念头？！我的自责还没有结束，只听孟文妹的歌声戛然而止。

她是在唱到“有一个地方，是……”这儿停住的，她把“快乐老家”四个字硬生生咽了回去。停住后，她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幽幽地叹口气，说：“我们的快乐老家在哪里呀？没有的，没有快乐老家的！”她认真地摇着头，像是有人正站在对面和她争论。顿了一下，她抬起眼睛，看着我和冯雷，同样幽幽地说：“唉，我这一关怕是不好过了！”

我马上反应过来她是指的缴学杂费这件事，于是我用满不在乎的口气安慰她道：“嗨！大不了不念这份书！有什么？”

“可我喜欢念书。”

这下我不知说什么好了，就转着眼睛去看冯雷。冯雷见我看他，来了精神，张嘴就要抢话头。这使我的灵感受到激发，一下子有了词儿，我于是迅疾开口，将他堵了回去。我说：“吓，就是这关过了，那还有下一关呢！比如说上高中，高中那关更难过！去年咱们北镇中学共有九人到县一中读高中，其中只一名是硬碰硬考去的，余下八人全部是易价，各掏五千元。”

“哼！去年县一中拟招一千五百名应届生，学校故意把分数线定得老高，结果只有五百名学生上了线，余下的一千学生只得全部

掏高价。”冯雷终于瞅个冷子插进来，“这明摆着是赚学生钱嘛！简直是明火执仗，真是太黑了！”他咬牙切齿，像是一把逮住了强盗。

他这话很有力度，我于是不再抢夺，让他说。可这个混蛋，你给他机会，他偏又不说了，这句话落音后便闭紧嘴巴，傻瓜样直直瞅住我，不再开言。

孟文妹接着说了，她说：“这个我倒不担心。”

我和冯雷交换了一下眼神儿，我们都明白这话的意思。事实的确是这样，县中学只要招一百名平价生，或者哪怕只招一个平价生，那都一定是孟文妹！

这下我俩更不知道说什么好了，于是我们三个人同时陷进沉默。

像是过了很长时间，才由孟文妹将这沉默击碎。只听她又幽幽地叹了口气，轻声细语地重复道：“唉！这一关我怕是过不去了！”

这话本已不是第一次听见，却不知为何它猛然间将我击垮了！一霎时，像是心上遭了尖刀一样，我疼得颤栗起来。我相信冯雷此刻内心的情形肯定跟我的一样，因为你看他突然傻帽儿似的指着夜空大叫起来：“快看！流星，流星！”

我们都抬起头来朝天上望去，果然，被月光镀得微微发白的夜空中，正有一颗明亮的星迅疾滑过。

“不过一颗贼星，有啥大惊小怪的。”我不屑的样子，故意将流星说成贼星。因为在我们这里，老百姓总是这样叫的。我当然要这样做，我得让冯雷在孟文妹面前显得浅薄才行。

“我妈活着时说过，流星划过时许个心愿，能够实现。我试过，很是灵呢！”

冯雷说，他的神色一下显得庄严起来。他一点儿也没在乎我的恶意。

“真的？那我们来许个心愿吧！”孟文妹眼睛一亮，脸上浮现出难能见到的欢容。这使她愈发美丽了。